

2017

汉语言学

新视界



学林出版社
www.xuelinpress.com

2017

汉语言学

新视界



学林出版社
www.xuelinpress.com

汉语意合语法的认知机制和描写体系·····	袁毓林	168
从互动交际的视角看让步类同语式评价立场的表达·····	乐 耀	185
言者与听者的错位·····	张伯江	196
30 年来汉语虚词研究的发展趋势与当前课题 ·····	张谊生	205
兼类说反思·····	周 韧	213

重要更正：本集刊 2016 年第 1 期《汉语言学新视界 2016》中《汉语反事实表达及其思维特点》一文，作者姓名误写作“袁敏林”，实应为“袁毓林”。尽管我们作出了挽救，仍有部分印有错误信息的书刊进入销售渠道。在此，本集刊就上述错误向袁毓林教授诚挚致歉，也向读者致歉。感谢热心读者及时纠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言学新视界. 2017 / 《汉语言学新视界》编委会编. —上海：学林出版社，2017.6
ISBN 978-7-5486-1221-6

I. ①汉… II. ①汉… III. ①汉语—语言学—文集
IV. ①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9847 号

汉语言学新视界 2017 (总第 2 期)

编者：《汉语言学新视界》编委会
责任编辑：吴耀根 汤丹磊 封面设计：魏 来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
地址：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传真：021-64515005
网址：www.xuelinpress.com
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网址：www.ewen.co
印刷：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印张：14.25 字数：46 万 版次：2017 年 6 月
书号：ISBN 978-7-5486-1221-6/H·93 定价：58.00 元

汉语言学新视界

2017 (总第2期)

目录

卷首语.....	1
再析“不”“没”的对立与中和.....	侯瑞芬 6
“致使-被动”结构的句法	胡建华 杨萌萌 17
超常组合与语义羡余	
——汉语语法化诱因新探.....	江蓝生 31
詞義演變和句法演變的相互關係.....	蔣紹愚 41
汉语中的非话题主语.....	刘丹青 55
“四缺一”现象的动因定位和评价	
——兼谈描写简单性跟解释简单性的正比关系.....	陆丙甫 丁 健 69
三音词语的韵律-结构-语义界面调适	
——兼论汉语词法的界面关系.....	孟 凯 80
从生成整体论的角度看语言结构的生成与分析	
——主要以汉语动宾结构为例.....	任 鹰 89
词类的类型学和汉语的词类.....	沈家煊 101
变换移位、提升并入、拷贝删除及其他	
——与结构变换相关的句法分析理论及在汉语句法研究中的应用.....	沈 阳 114
论汉语的“隐性述结式”.....	孙天琦 郭 锐 123
复制、型变及语言区域	吴福祥 135
试论上古汉语语法的综合性.....	姚振武 151

汉语意合语法的认知机制和描写体系·····	袁毓林	168
从互动交际的视角看让步类同语式评价立场的表达·····	乐 耀	185
言者与听者的错位·····	张伯江	196
30 年来汉语虚词研究的发展趋势与当前课题 ·····	张谊生	205
兼类说反思·····	周 韧	213

重要更正：本集刊 2016 年第 1 期《汉语言学新视界 2016》中《汉语反事实表达及其思维特点》一文，作者姓名误写作“袁敏林”，实应为“袁毓林”。尽管我们作出了挽救，仍有部分印有错误信息的书刊进入销售渠道。在此，本集刊就上述错误向袁毓林教授诚挚致歉，也向读者致歉。感谢热心读者及时纠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言学新视界. 2017 / 《汉语言学新视界》编委会编. —上海：学林出版社，2017.6
ISBN 978-7-5486-1221-6

I. ①汉… II. ①汉… III. ①汉语—语言学—文集
IV. ①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9847 号

汉语言学新视界 2017 (总第 2 期)

编者：《汉语言学新视界》编委会

责任编辑：吴耀根 汤丹磊 封面设计：魏 来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学林出版社

地址：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传真：021-64515005

网址：www.xuelinpress.com

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网址：www.ewen.co

印刷：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印张：14.25 字数：46 万 版次：2017 年 6 月

书号：ISBN 978-7-5486-1221-6/H·93 定价：58.00 元

卷 首 语

金鸡报晓,万象更新,2017年来到了,我们的《汉语言学新视界》(2017)也按时出版了。新的时代传播新的理念,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勇于创新,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并提出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基本理念。毫无疑问,这也是汉语言研究的终极目标。沈家煊先生在2016年第19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研讨会的大会上总结时指出,汉语研究应当对国外学者提供语言探索的启发性,而不仅仅是用来印证他们理论的适用性。为此,他借鉴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提出了汉语研究中坚持“吸收外来,不忘本来”的基本理念。沈家煊先生主张:一方面要“吸收外来”,就是对国外好的东西,我们要继续学习与吸收,就像赵元任先生曾说的那样“学到一个合格的程度”;另一方面要“不忘本来”,在学习与吸收外来研究成果的同时,要能够“跳出去”,结合汉语实际,立足汉语事实,提出具有汉语特点的创新观点。这是值得汉语言研究者深思的基本命题。

本年刊(2017)收录、转载了近两年(2015—2016)汉语研究中部分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专业论文,希望能对学界同仁及广大读者有所裨益。总体来看,这两年汉语研究引人瞩目的动向是:汉语个性探索继续深化,语言分析方法不断拓展,年轻一代学者悄然崛起。

立足汉语事实,发现汉语特点,是近些年来汉语研究的主流趋势,也是新时代汉语言研究的目标,为此不少资深学者都孜孜不倦地进行这个领域的探索,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沈家煊的《词类的类型学和汉语的词类》提出了一些对汉语事实的基本思考。论文认为语言类型研究和语言共性研究可以说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可以这样来理解:类型学是通过比较从结构特点上对语言进行分类;世界上的语言看上去结构千变万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结构变异要受一定的限制,有些变异类型不可能出现,这种变异的限制就是语言的共性。因此,语言的类型研究和共性研究只是侧重面不同而已:共性研究主要关心语言类型的变化有哪些限制,而类型学主要关心语言变化有哪些不同的类型。近年来国际语言学界出现了“重视语言结构多样性”的研究趋向,很多人开始认识到,要找出语言真正的共性,应该要先充分了解语言结构的多样性,研究的重点应该从一致性转移到多样性上来。语言类型学的研究从词法类型转移到词序类型,近年又有从词序类型进入词类类型的趋向。作者揭示了这种转移的内在逻辑,并对当前词类类型研究的情况作了介绍,像英语那样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四分的词类格局其实在世界语言中并不占多数。在此基础上,作者就汉语现在通行的词类系统存在的问题(包括理论问题和应用问题)加以分析,初步提出一种更加贴近汉语实际的词类系统。袁毓林的《汉语意合语法的认知机制和描写体系》针对汉语“意合”的特点,旨在厘清意合语法的不同含意,揭示汉语意合语法的认知机制和运作过程,建立足以刻画汉语语法的意合机制的描写体系。论文首先说明低级版本的意合法侧重于语法形式的不充分性,而高级版本的意合法侧重于语言形式的不完整性,说明主体性和体验性认知对于意合语法的支撑作用。在此基础上,作者尝试建立一种基于概念结构的“词库-构式”等多层次结构(论元结构、物性结构、骨架结构、时体结构和认识结构等)互动的汉语语法的描写体系。刘丹青的《汉语中的非话题主语》对长期以来学界对汉语主语和话题分合的探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论文指出,学界多数学者认同Li和Thompson(1976)的分类,将汉语视为话题优先型语言,但仍有不少学者认为汉语的主语都是语用上的话题,甚至认为汉语基本没有句法上的主语,只有语用上的

话题。作者以若干句法、信息结构和韵律特征为标准,辅以跨语言比较,判定至少在7种情况下,汉语主句的主语不是话题:(1)主语为对比焦点;(2)主语为信息焦点;(3)主语出现于整句焦点句;(4)主语受焦点敏感算子约束;(5)无定主语句;(6)新信息主语句;(7)最小量化主语句。这些情况显示汉语主语和话题虽然交叉很多,但仍是汉语中两个各自独立的句法库藏成分。

值得关注的是,近两年来对于汉语特点的探索已经不限于现代汉语共时平面,而是进一步延伸到历时平面,不少从事汉语历史语言学研究的学者也立足汉语事实,力图解释汉语特点形成的历时因素,这是对汉语特点探索的深化。蒋绍愚的《词义演变和句法演变的相互关系》着眼于汉语演变过程中词义演变和句法演变的相互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作者发现汉语学界词义演变和句法演变都已讨论得很多,但通常是把这两者分别讨论的。研究历史词汇的关注词义的演变,研究历史句法的关注句法的演变;至于词义演变和句法演变的相互关系,往往注意得不够。作者认为这两者之间是有内在关联的,并指出汉语词义演变和句法演变的相互关系有三种情况:(1)词义影响句法;(2)句法影响词义;(3)词义和句法共同影响词义。姚振武的《试论上古汉语语法的综合性》强调上古汉语语法的综合性特点。论文认为,综合性的主要表现是“一种形式多种功能”和“多种形式一种功能”,前者常常导致语法形式的多样化发展,而后者常常导致语法形式的同一化发展。作者进一步指出:印欧语倾向于随着功能的不同,一种形式分析(或者说分化、离析)成多种形式(形态丰富),是倾向于形成形式和功能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汉语由于缺乏形态,其语法形式表达语法功能时自身往往并不改变,所以倾向于形成一种形式对应多种功能的局面。因此,可以说人类语言,形态的综合意味着功能的孤立(单一),而形态的孤立意味着功能的综合(模糊,兼容)。江蓝生的《超常组合与语义羡余》对汉语在演变过程中的语法化诱因进行了再探讨。论文首先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的论述,对“动因”“先决条件”和“诱因”这三个概念加以厘清,强调论文所指的“诱因”,不仅包括语义和结构上的先决条件、必要条件,更主要的是指向语法化的充分条件(sufficient conditions)。作者认为语义相宜性和一定的句法结构只是语法化的前提条件,常规结构式的非典型组合和特殊的语义关系才是真正的诱因。在此基础上,作者把结构式中语义复指、语义部分重合、语义同指三种特殊的语义关系概括为语义羡余,并提出语义羡余是语法化的又一诱因。由此论文的结论是:从本质上说语法化的诱因是原有的结构和语义平衡被打破,语法化的实现是变异句结构和语义关系新平衡的建立,而新平衡能否达成,关键看有无进行重新分析的机缘。

二

语言研究依赖于有效的分析方法,分析方法本身体现了研究者的理念,反映了特定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没有有效的分析方法,语言研究难免限于就事论事的描写,无法揭示语言现象蕴含的规律,难以解释语言现象存在的理据。事实表明,近两年的汉语研究,在分析方法上凸显了不断拓展的趋势。陆丙甫、丁健的《“四缺一”现象的动因定位和评价》论证了描写简单性跟解释简单性的正比关系。论文借鉴了当代语言类型学的蕴涵共性分析法(A现象蕴涵着B现象),指出蕴涵共性提供了一种新的共性类型,从而大大丰富了语言共性的研究范围,加深了我们对人类语言共性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继结构主义“最小差别对”(minimal pair)之后的又一种普遍描写模式。所谓“四缺一”本质上也是一种“最小差别”格局:在两对各自具有“是-非”两个变量所构成的四个搭配中,只有一个不存在,这种现象可通过“可能性等级”和“两因素互动”去解释。作者通过一些个案分析,阐释“四缺一”的复杂性及相关动因的优选原则,对汉语言学研究具有示范效应。沈阳的《变换移位、提升并入、拷贝删除及其他》集中论述与结构变换相关的句法分析理论在汉语句法研究中的应用。论文认为,当代语言学理论中关于句法分析的理论很多,如索绪尔提出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美国结构理论提出的“向心结构和离心结构”“分布分析”“层次分析”,以及生成语法理论提出的“论元结构”“X结构”。但其中有一种方法一直占据着句法分析的核心地位,即美国结构理论后期提出并采用的与“结构变换”和“成分移位”相关的句法分析手段。半个世纪以来,与这种分析方法相关的句法理论和分析技术已有了很大变化和发展,提出了“成分移位分析”“提升并入分析”“拷贝删除分析”等等方法。作者认为,这些分析方法在汉语句法和语义研究中也非常有效,并简要介绍了这些句法分析的成果及最新进展,希望引起学界重视,拓展汉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语言研究分析方法的拓展,还体现在研究者突破传统研究的框架,立足新的视点,创新分析方法。事实表明,近两年来这种趋势也在不断拓展。吴福祥的《复制、型变及语言区域》深入讨论了语言演变过程中相关语言接触引发的三个概念,即“复制”“型变”和“语言区域”。作者强调“复制”(replication)、“型变”(metatypy)和“语言区域”(linguistic area)是三个重要概念,尤其是“复制”和“型变”,与之相关的探究和讨论是近年来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探索的重要进展。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讨论这三个术语的内涵及其内在关系,着重说明“语法复制”作为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的重要机制,是形成“型变”和“语言区域”的重要过程。在此基础上,论文进一步指出:(1)“复制”是指一种语言(复制语)仿照另一语言(模式语)的某种语法模式,产生出一种新的语法结构或语法概念,是接触引发的语法和语义演变的重要机制。(2)“型变”是指一个语言的语法系统受另一语言的影响而发生整体性重组,以致在结构类型上发生根本性改变,是语法复制的后果或产物。(3)“语言区域”的重要特征是一个地理区域的不同语言之间具有显著的结构相似性,而其动因是包括语法复制在内的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张伯江的《言者与听者的错位》立足言语交际的视角来分析话语编码和解码过程中的错位现象。论文强调言语交流以互相理解为目的,但在实际交际过程中,由于说话者的编码与听话者的解码不匹配,也常有言者与听者理解错位的情况。交流是否成功,根本的决定因素还是在于听话人是否准确理解了说话人的意思,理解不准确就形成了错位,就不是一次成功的言语交流。作者指出:通常说话人总是充分考虑听话人能否准确理解自己而选择特定的说话方式,这是普遍的交际原则;但语言的主观性无处不在,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和感情,从而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记,而说话人的这种主观立场、态度和感情又往往不能被听话人及时准确地把握住。论文依据大量的语言事实,列举了十种情况,讨论了言语解码者在理解时对言语编码者主观意图不准确解读的现象。

三

立足句法语义对汉语事实进行描写并解释,是汉语言研究的传统。这是在某种语言理论(如:结构语法、生成语法、功能语法、认知语法、构式语法)关照之下,研究汉语事实的实践活动,长期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取得了极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近两年来,这种研究继续深化,出现了很多新的观点。胡建华、杨萌萌的《“致使-被动”结构的句法》针对汉语“给、让、教(交/叫)”既表致使又表被动的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第一,什么样的动词或语素可以既表致使又表被动?或者说,既表致使又表被动的条件是什么?第二,这种“致使-被动”解读是有关成分或结构演变的结果,还是两种变换形式一直同时并存?论文首先提出“致使-被动”变换解读的分析方案,然后指出演变分析的问题所在。作者认为:“给、让、教”之所以既可以表致使又可以表被动,是因其词汇句法结构为双VP结构,而只有这样的双VP结构才能产生致使和被动两种语义的变换。“给、让、教”本身的词汇语义并不含致使义和被动义,致使义和被动义源自对“给、让、教”所投射的双VP结构所做的句式解读。任鹰的《从生成整体论的角度看语言结构的生成与分析》主要以汉语动宾结构为例展开讨论。论文认为汉语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关系较为松散,同一类句法结构常可包容多种语义关系。动宾结构又是颇为能产并极具开放特征的句法结构,汉语句法结构有着较强的语义兼容能力的特点,在动宾结构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动宾结构究竟能够包容多少种语义关系,乃至某些动宾结构的语义关系应当如何确认,一直被视为汉语语法研究中的难题。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难题”存在,就是因为语言研究中的结构分析同语言运用中的结构生成和理解,在理念与方法上均存有抵牾。作者的结论是:句法结构的生成与其说是从部分到整体,不如说是从一个整体到另一个整体,部分在整体中的地位、部分对整体的表述价值,决定着部分结构成分的提取方式。汉语句法结构的生成注重部分的突显度,注重部分同整体的关系,应是汉语句法结构语义包容能力极强的根本原因。

值得关注的另一类成果,是研究者对汉语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修正,或加以评述,也很有特色。侯瑞芬的《再析“不”“没”的对立与中和》是对汉语否定词传统研究的一种反思。作者指出,“不”与“没”是现代汉语中的两个基本否定词,通常认为“没”有两种用法。作为动词,它表示对事物存在的否定,否定名词;作为副词,它用于客观叙述,限于指过去和现在,不能指将来。与之相对“不”只有副词用法,即用于主观意愿,可指过去、现在和将来。也

就是说,我们首先用否定动词和否定名词给“没”和“不”切了一刀,然后在否定动词上从客观和主观、已然和未然两个维度对“没”和“不”进行了区分。作者认为两者的主要区别是语义上“性质否定”和“存现否定”的区别,可进一步抽象为主观否定和客观否定的区别,这种区分横贯名词和动词。“不”和“没”之间是一种扭曲关系,“没”只有客观性,而“不”既有客观性又有主观性,主观性为主。这种扭曲关系是造成“不”和“没”对立与中和现象的根本原因。张谊生的《30年来汉语虚词研究的发展趋势与当前课题》对汉语虚词研究及其发展趋势作了概括和总结。作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虚词研究突飞猛进,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进展,然而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局限与不足,更应该明确未来的研究方向。作者指出,汉语虚词具有不同于印欧语虚词的特点,要想全面深刻地揭示汉语语法规律,科学合理地阐释语法形式与语法意义之间对应或不对应的关系,就必须花大力气对各类虚词进行尽可能详尽透彻的研究。30年来,汉语虚词研究最为重要、最具潜力的领域涉及语法化、主观化、词汇化、构式化、标记化、附缀化、元语言、语义地图八个方面,同时也存在着一系列局限与不足,需要进一步突破。

四

学术研究源远流长,可持续发展依赖于我们年轻一代学者。汉语言学研究也一样,我们欣喜地看到长江后浪推前浪,年轻一代正在悄然崛起。也许他们的学术地位还不高,也许他们的研究还不成熟,但他们是未来汉语言学研究的主力军,汉语言学界在他们身上寄托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希望。因此本年刊每年都要遴选并推介几位年轻学者的研究成果,以鼓励他们更上一层楼,担当起未来汉语言学研究的历史重任。事实上,我们发现一些70后学者已经开始逐渐成熟,在汉语言学研究领域获得了自己的话语权。周韧的《兼类说反思》对传统语法研究中词类范畴的“兼类”认定进行了反思。“兼类”是词类划分中的重要概念,指“一词多类”现象,即一个词属于两个或多个类别的现象。“兼类”概念在汉语语法研究之初就已经存在了,比如《马氏文通》中就有“字类通假”的说法。在后来的汉语语法研究中,出现了种种不同的理论来处理“一词多类”现象,这其中有20世纪二三十年代黎锦熙和陈承泽提出的“转类说”和“词类活用说”。作者认为,朱德熙先生的词类观和他确立的汉语词类体系在汉语语法学界具有深远影响,如果深入贯彻朱先生最主要的词类观,那么在汉语的词类划分体系中,便不宜有兼类的概念。作者指出,设立兼类词所依据的“数量原则”其实难以把握,而从概括词和个体词的关系、词类划分标准的确定和词性标注三个方面说明兼类概念,同样会陷入理论困境。作者强调:一旦确立“汉语词类和句法成分不是一一对应关系”这一重要原则,那么设置兼类便会多多少少和这一原则产生矛盾,是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孟凯的《三音词的韵律-结构-语义界面调适》从韵律、结构、语义三个层面讨论汉语词法的界面关系。近30年来,汉语的三音词语有明显增加的趋势,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学界以往对三音词语的研究侧重于探讨其韵律特点及韵律与结构形式的对应关系,如[1+2]结构以动宾式为主(如:开玩笑),[2+1]结构以偏正式占绝对优势(如:宽心丸),[1+1+1]结构不多,主要是联合式(如:短平快)、补充式(如:舍不得)、主谓式(如:面对面)。作者发现,有些[2+1]偏正式三音词语(如:恒温器、净水器、嫩肉粉、热水器、瘦肉精)和[1+2]动宾式三音词语(如:吃偏饭、喝闷酒、读死书、开夜车、睡懒觉)在韵律、结构或语义上具有特异性,但能够在这三个界面的调适中实现和谐。作者指出,[2+1]偏正式三音词语主要体现的是语义压制导致内部成分结构顺应的双界面调适。[1+2]动宾式三音词语则体现出韵律压制促使结构和内部语义先后顺应的连锁式界面调适。以具有特异性的三音词语和跨层结构词汇化而来的双音词为代表的复合词语,体现的正是汉语词法的韵律-结构-语义的界面关系。

更令我们欣喜的是,汉语学界一些80后学者也开始崭露头角,给我们的汉语言学研究带来了新鲜的空气。虽然他们的职称还不高,他们的资历也还不深,但他们已经升堂入室,并做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乐耀的《从互动的视角看让步类同语式评价立场的表达》立足近些年来发展迅速的“互动语言学”(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对汉语让步类同语式评价立场的表达进行了解析。互动语言学的核心理念是:从社会交际互动(social interaction)这一语言最原本的自然栖息地(natural habitat)之中来解释语言的结构和使用。因此,它的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要从语言的各个方面(音韵、形态、句法、词汇、语义,包括语用)来研究其结构和使用方式是如何通过互动交际来塑造的;二是在社会交际中,互动双方需要完成的交际功能和承担的会话行为(conversational

actions)是如何通过语言来实现的。由此可见,语言语法结构的塑造和社会交际互动的运作之间是一种天然的互育(cross-fertilization)关系。作者考察了让步类同语式(如:这双鞋好是好,可就是太贵了)在不同的会话序列结构中是如何表达主观评价立场的,厘清了在交际互动中,会话行为和表达该会话行为的语言形式之间的相应关系。论文通过分析让步类同语式在会话中表达评价立场的各种形式,总结了该结构在互动中表达评价立场时所遵循的总体原则,即先扬后抑。从中揭示了同语结构与会话结构之间的关联,阐明了同语结构立场表达的互动属性。孙天琦(与郭锐合作)的《论汉语的“隐性述结式”》着眼于解决“后果宾语”(如:跑了一身汗)的允准机制及实现模式,论证了“后果宾语”结构与述补结构存在整齐的平行性。作者认为,这类结构可以确认为补语只起语法作用而没有语音形式的“隐性述结式”。由此提出了“产生”义和“粘附”义两类“隐性述结式”,从述结式的论元衍生规则推导出“后果宾语”结构的各种实现模式,并统一解释了这类结构的相关问题。论文还把这一模式扩展到“夺取义双宾”“隐性致使”等特殊结构,解释了这些结构特殊的论元实现问题,进一步论证了“隐性述结式”在汉语研究中的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通过本集刊转载的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读者们一定能窥见近两年汉语言研究的动向以及今后发展的趋势。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的各个领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与此相应的是汉语及其汉文化的国际推广也正在获得广泛而深入的进展。因此,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迫在眉睫,可谓是任重道远。我们相信,富有责任感的中国语言学者一定会担起历史的重任,创立具有汉语特点的语言学理论体系。

《汉语言学新视界》编委会

再析“不”“没”的对立与中和*

侯瑞芬

提 要 过去把“不”和“没”的首要差别定在是否否定动词还是否定名词上,对一些现象无法解释,出现了不少例外。本文认为,二者的主要区别是语义上“性质否定”和“存现否定”的区别,可进一步抽象为主观否定和客观否定的区别,这种区分横贯名词和动词。“不”和“没”之间是一种扭曲关系,“没”只有客观性,而“不”既有客观性又有主观性,主观性为主。这种扭曲关系是造成“不”和“没”对立与中和现象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 不 没 否定 性质否定 存现否定 扭曲关系

1. 传统区分法的问题

“不”与“没”(也说“没有”)是现代汉语中的两个基本否定词,通常认为,“没”有两种用法,作为动词,它表示对事物存在的否定,否定名词;作为副词,它“用于客观叙述,限于指过去和现在,不能指将来”。与之相对,“不”只有副词用法,“用于主观意愿,可指过去、现在和将来”(吕叔湘,1980: 383)。这样,我们首先用否定动词和否定名词给“没”和“不”切了一刀,然后在否定动词上从客观和主观、已然和未然两个维度对“没”和“不”进行了区分。这种区分法对很多语言现象都有很好的解释力,但也遇到了一些麻烦。

麻烦之一就是“不”有时候也否定名词,古代和现代都有这样的用法,如“不才、不日、不科学、不男人、不名誉”等。

麻烦之二是用在动词前,用“主观和客观”“已然和未然”对“不”与“没”进行区分也存在困难。首先,在有些句子中,用“不”或“没”,句子的表义基本相同,二者的对立状态消失,发生了“中和”(王灿龙,2011),如:

(1) 他现在不在家。 (2) 他现在没在家。

其次,不少受“不”否定的成分并非表示意愿,而是表示客观事实(郭锐,1997),如:

(3) a. 他不是学生。 b. 我不知道这件事。 c. 太阳不绕地球运行。

另外,汉语中的“不”也可以用于表已然句子,“没”也可以用于表未然的句子(马真,2004: 110-111),如:

(4) a. 他昨天怎么不来开会? b. 如果我十点还没到,你就先走。

这些问题促使我们对“不”和“没”的区别重新加以思考。

2. “是”的否定和“有”的否定

郭锐(1997)较早将“没”的两种用法统一起来分析,他指出:“现代汉语中的‘没(有)’有两种基本用法,一是对事物的存在的否定,二是对过程性成分的否定,如果不考虑‘没(有)’的词性,这两种用法从更高层次上说是相通的:……‘没(有)’是对存在的否定,包括对事物存在和事件存在的否定。”这种看法触及了“没”的本质问题,对我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基于语料库的汉语应答性成分语义和话语功能研究”(项目编号:13CYY61)的阶段性成果。沈家煊先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了切实指导,提出了多处极为重要的意见,匿名审稿专家也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如有错误当由作者本人负责。

们很有启发。

沈家煊(2010a)对“不”和“没”的区别有了新的认识,指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事’也是‘物’,抽象的、动态的物而已;汉语里的‘动词’也是‘名词’,抽象的、动态的名词而已”。汉语注重区分“有”的否定和“非有”的否定,不注重区分否定名词还是否定动词,“不”和“没”的区别根本上是“是”和“有”的区别,“不”是对“是”的否定,“没”是对“有”的否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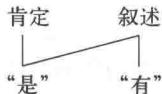
从语用上讲,对“是”的否定是对“判断”的否定,对“有”的否定是对“叙述”的否定,“判断”和“叙述”是语用概念。王冬梅(2014)用大量实例论证,“是”和“有”以及“的”和“了”的区分是汉语语法的大分野,分别对应于“肯定”和“叙述”^①,而且进一步指出二者的对立不是绝对的,也有不对立的情形存在,表现在“是”和“有”可以同现,如:

(5) 彩色电视机我是有一个九寸的。

(6) 在这方面,美联储是有过深刻教训的。

(7) 数字是有了显著的增长。

不过,同现是有顺序的,只能是“是有”,不能是“有是”。这背后的原因是:“对于一个叙述我们仍然可以肯定,而对于一个肯定,则很难再加以叙述”,“肯定可以包含叙述”。我们把这种不对称的“扭曲关系”(skewed relation)图示如下:



实际上,我们在叙述一件事情的时候也就肯定了这个叙述,比如“他去过非洲”是一个叙述,其实也是对这个叙述的肯定,如果要强调这个肯定,就可以说“是他去过非洲”或“他是去过非洲”,不加“是”只是没有强调而已。这意味着,“判断(肯定)”和“叙述”这对语用范畴,“判断”是第一性的,“叙述”是第二性的。语言甚至可以全用判断来表达,因为判断包含了叙述,但是不能全用纯粹的叙述来表达,因为语言表达或多或少带有说话人的主观判断(见下5.3)。

“不”是对“是”的否定,“没”是对“有”的否定。下面将进一步说明,正是“是”和“有”的这种扭曲关系造成了“不”和“没”的中和现象。

3. “性质否定”和“存现否定”

为了更好地解决第1节指出的问题,特别是要说明“不”有时候也否定名词的现象,本文进一步从语义上将“不”和“没”的区别确定为“性质”否定和“存现”否定的区别。“不”是对性质的否定^②,不管是名词、动词还是形容词,用“不”否定都是否定性质;“没”是对存现的否定,不管是名词、动词还是形容词,用“没”否定都是否定存现。汉语的“是”不同于英语的“be”,我们可以说“不是学生,是教师”,也可以说“不是抄袭,是引用”“不是聪明,是狡猾”,对“是”的否定都是对性质的否定。汉语的“有”也不同于英语的“there be”,“有”既表“在”(existence)又表“现”,“没有车”是否定车的“在”,“没有去”和“没有黄”是否定“去”和“黄”的“现”,对“有”的否定都是对存现的否定。总之,“不”重点关注事或物的性质“是不是”这样,“没”重点关注“有没有”这种事或物的存现。

沈家煊(2010a)指出“汉语中的名词和动词倒是都能用同一个否定词‘没’来否定,对中国人来说‘有没有这样东西’和‘有没有这件事情’的区分并不重要”,我们可以说“没车”,也可以说“没去”。实际上,汉语中的名词和动词也都可以用“不”否定,我们可以说“不思考”“不入流”,也可以说“不男人”“不名誉”。有人说,这里的“男人”是临时活用为形容词,这是先认定“不”不能修饰名词。我们不应该从既定的认识出发,而应该从事实出发,事实是大量的名词只要有合适的交谈场合就都可以用“不”否定(详见3.3)。“不”和“没”之间性质否定和存现否定的区

① 我们将“肯定”改为“判断”,因为“肯定”通常与“否定”相对。

② 郭锐(1997)已经指出,“不”可看作对谓词性成分的本身性质的否定。

分横贯汉语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

3.1 否定动词

“不”和“没”都可以否定动词,但各有侧重。“不”是对行为性质的否定,涉及行为的“是与非”,是主观否定,吕叔湘(1982: 237-240)说“不”有“某人有意不为之意”,可谓一语中的;“没”是对行为存现的否定,只涉及行为的“有与无”,是客观否定。正如吕先生所言,“没”的“注意点在它的事变性(有没有这件事)”,而“没”之所以是“完成式”的否定,也正是因为它是对行为存现的否定。

我们从下面的组合中也可以看到“不”和“没/未”的这种差异^①。试比较:

(8) 不成文|没成文 不婚|未婚

“不成文”是指“没有用文字固定下来的”,通常是一种无法或未经书面描述的通常做法、规定等,常见的搭配如“不成文的规定、不成文的做法”。《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把“不成文”标注为属性词,由此不难看出“不”是一种对性质的否定。而“没成文”是指“尚未成文”,如“这只是一个大致的想法,还没成文”,这里的“没”是对“成文”这种行为存在的否定。

我们再看“不婚”和“未婚”。“不婚”是一种主动选择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个人主张,“不”否定的是“婚姻”这种性质,常见的组合是“不婚族、不婚主义”。“未婚”则是指“尚未进入婚姻”,“未”否定的是“婚姻”这个状态的存在,常见的搭配是“未婚男女”“未婚证明”。而“未婚证明”在法律上的全名叫“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不难看出这里“未”是对行为存在的否定。

虽然“不”和“没”都可以否定客观事实,但“不”是对客观性质的否定,“没”是对客观存现的否定,我们从下面的例子可看出这一点:

- | | |
|------------------------------|--------------|
| (9) a. 他是中国人。 | b. 他不是中国人。 |
| (10) a. 太阳绕地球运行。 | b. 太阳不绕地球运行。 |
| (11) a. 屋里有人。 | b. 屋里没有人。 |
| (12) a. 外面下雨了。(不少方言说“外面有下雨”) | b. 外面没下雨。 |

有时候“不”和“没”有同一性,如“他现在不在家”和“他现在没在家”意思基本一样,都是否定客观事实,之所以有这种“中和”现象是因为“在有些情况(比如表状态)下,一个事物存在与否,其本身就是判断的结果”(王灿龙, 2011)。这也表明,对性质的判断是第一性的,对存现的叙述是第二性的(见上第2节),存现本身也可以视为一种性质(可以说“不存在”,“不出现”),一种特殊的性质,我们称之为“存现性”。例如,“他在家”是在叙述一个存在,也是在判断这个存在的性质,要强调对这个存在性的判断,就可说“他是在家”。

3.2 否定形容词

人们很少提到“没”否定形容词的用法,但是实际上“没”也否定形容词,如“香山的树叶还没红呢”“饭还没熟呢”。我曾在厦门南普陀寺门口看到一条标语写着“无垃圾、无冷漠,有文明、有温馨”,“无垃圾”和“无冷漠”并列,“有文明”和“有温馨”并列,可见只要是否定存在,形容词和名词一样都可以用“无”(相当于“没有”)否定。

“不”和“没”都可以否定形容词,但两者仍然表现出性质否定和存现否定的差异,如(转引自史锡尧,1995):

- | | |
|------------------------|-------------------|
| (13) (树叶)不黄 (天)不亮(就走了) | (14) (树叶)没黄 (天)没亮 |
|------------------------|-------------------|

史文指出,这里“不”表达的是说话人的“主观认定”,不同的人标准不同,认定的结果也不一定相同;而“没”否定事物的一种性质状态时,“含有事物的这一性质状态是逐渐变化形成的,有一个发展过程”,“没”否定“已经发展到具有这种性质状态的阶段”。“认定”这个词用得不好,“性质”是人“认定”的,“认定”跟“否认”相对,都是说话人“认不认”的问题。“否认”(denial)和“否定”(negation)的区别就是主观和客观的区别(见下第5节)。

3.3 否定名词

这是本文的一个重点。通常把能不能否定名词看作“不”和“没”的首要区别,而实际上,汉语中的名词也可以

^① 这种组合,“没X”通常为短语,“不X”倾向成词,但是汉语词和语的界线是不清晰的,因为“词”的地位并不明确,正如赵元任(1979: 100-102)所说,汉语只有许许多多“类似 word”的组合。另外,从“词化”的历时进程看,没有短语“不X”也就没有词“不X”,而且“词化”的程度是不等的。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不太关注“不”是词还是语素,而更看重它所表示的意义。

用“不”来否定,条件是否定性质。名词虽然本身并不表示性质^①,但是名词所表示的事物是有各方面的性质的,例如“男人”一般有“阳刚性”,而且人们经常自然地男人和阳刚性联系起来,“不男人”一般就是否定这种阳刚性。又如“童话”一般具有“浪漫、虚幻、不现实”的特点,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爱情一点儿都不童话”,“不童话”就是“不具有童话的性质”。因此,我们认为,如果表示事物的名词可以比较稳定地和某种或某些性质联系起来,它就可以受“不”否定,这个时候“不”否定的是事物具有的性质,而当用“没有”来否定这些名词时,否定的是事物的存在。例如:

(15) a. 女人,脸蛋可以不天使,表情一定要可爱。身材可以不魔鬼,动作一定要撩人。(BCC 语料库^②)

b. 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天使和魔鬼。

如果要用“没(有)”来表达“不+名词”的意义,则要在名词后添加表示性质的词,例如:

(16) a. 小王真不男人。

b. 小王真没男人气^③。

(17) a. 她一点儿也不淑女。

b. 她一点儿也没有淑女样儿。

与具体名词相比,抽象名词更容易与性质相联系,所以也更容易受“不”否定,例如:

(18) a. 她的推拒太明显,也太不技巧了。(BCC 语料库)

b. 她的推拒太明显,也太没有技巧性了。

(19) a. 我们的课题也太不学术了吧?(BCC 语料库)

b. 我们的课题也太没有学术性了吧?

(20) a. 上海警官讽刺强奸案报道写得不色情。(BCC 语料库)

b. 上海警官讽刺强奸案报道写得没有色情意味。

很多名词一般不用“不”否定,是因为人们很难将这些名词表示的事物跟某种或某些性质联系起来。这样的名词一般不用“不”否定,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不”不能否定名词,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有的动词(如“姓”“属于”等)一般不用“没”否定而否认“没”能否定动词一样。

“不”否定名词大致有两种情形,很难截然分清。一种是临时的修辞用法,如“不男人”“不中国”。“阿Q”是一个名词,而且是个专名,如果在特定的语境里说“他才不阿Q呢”,别人也能推导出“他不像阿Q那样自轻自贱、自我安慰”的意思。当然语境不同可推导出的意思也不同(参看沈家煊,2010b)。凤梨酥是一种非常著名的点心,好不好吃与馅料有很大的关系,但有些商家为了节约成本,用冬瓜来代替凤梨,影响了凤梨酥的口感。于是有一种凤梨酥打出了“绝不冬瓜”的广告词,乍一听觉得奇怪,但仔细想想,这也是在否定一种性质。

还有一种情形已经不能算是修辞用法,如“不科学”“不道德”“不法”“不才”等。不过,很可能起初的时候它们也是修辞用法,用得多了就固化为一般用法,也有可能是从已经固化的一般用法类推而来的。这种固化形式里的名词有形容词化的趋势(见下4.1)。现在“不男人”的说法越来越多,大有变为一般用法的可能。

下面我们来看两种常见的结构。

1) “不+N”粘合构词

董秀芳(2003)分析了由“不”和动词、形容词粘合成词的情况,实际上,也有“不”与名词粘合成词的情况。“不+N”常常表示“不符合……”,我们看《汉语大词典》中的这些条目:

【不典】不守常道;不合准则。《书·康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

【不轨】越出常轨,不合法度。《左传·隐公五年》:“不轨不物,谓之乱政。”杨伯峻注:“不轨谓举事不合礼制法度。”

【不情】不近人情;不合情理。《三国·魏·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

【不妇】不合为妇之道,违背妇德。《左传·襄公三十年》:“君子谓宋共姬女而不妇。女待人,如义事也。”《汉

①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醒这一点。

② BCC 语料库(全称 BLCU Chinese Corpus,即北京语言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是由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技术研究中心研制的,总字数约 150 亿字,包括:报刊(20 亿)、文学(30 亿)、微博(30 亿)、科技(30 亿)、综合(10 亿)和古汉语(20 亿)等多领域语料。

③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供此例证。

书·五行志上》：“二十四年，‘大水’。董仲舒以为夫人哀姜淫乱不妇，阴气盛也。”

【不经】不合常法。《书·大禹谟》：“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蔡沈集传》：“圣人之法有尽而心则无穷，故其用刑行赏，或有所疑，则常屈法以申恩。”

从释义不难看出，“不”和名词粘合成词仍然是否定事物的性质，这是“不”与名词组合的语义基础。

2) “无 N₁ 不 N₂”结构

最近有一种“无 N₁ 不 N₂”的结构很流行，其中“无”和“不”后都是一个名词，例如：

(21) 无貂绒不冬天 无跟贴不新闻 无肌肉不男人 无兄弟不人生 无痘痘不青春
无芝士不西餐 无粉丝不品牌 无智能不手机 无音乐不生活 无乐视不半月

这种结构是早已有的“无毒不丈夫”说法的普及，大致解释为“如果没有……就算不上……”，“不”后大多可以插入“是”，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无”是对存在的否定，“不”是对性质的否定。

更有意思的是这样一对说法：“无兄弟不篮球”和“无篮球不兄弟”，两者要表达的意思是不同的。“无兄弟不篮球”是说没有“兄弟”就打不好篮球，也就是算不上真正的打篮球，因此要把队友看作兄弟一样，强调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而“无篮球不兄弟”是说没有“篮球”就没有“好兄弟”，通过篮球运动中的团队合作可让参与者产生兄弟般的情谊，强调篮球运动的价值。

最后要对“不”否定名词是否定性质做一点补充说明。一般说形容词表示性质，名词是表示事物。但是正如 Wierzbicka(1980: 468)指出的，形容词和名词的一个差别在于，形容词只表示事物的某一种性质，而名词所表示的事物有多方面的性质。例如，“他很聪明”，“聪明”只是表示一种特定的性质，“他很中国”，“中国”则具有多方面的性质，究竟是指哪个方面，视语境而定，也可以指多方面性质的综合。我们可以仿照“无 N₁ 不 N₂”格式造出下面一系列的句子：

(22) a. 无孔孟不中国。 b. 无京剧不中国。 c. 无长城不中国。 d. 无汉字不中国。

理论上讲可以造出的用例无穷多，因为中国的性质无穷多。

朱德熙(1985: 6)指出，“印欧语里经常修饰名词的是形容词……汉语的情形不同……汉语里名词修饰名词十分自由。”诸如“火箭干部、神仙伴侣、冰雪美人”这样的名名组合之所以能够大量存在，正是由于这些名词所表示的事物具有某种或某些性质，而“不”的属性既然是性质否定，自然也可以否定名词。

“不”否定名词是否定性质，“不”否定动词也是否定性质(上文 3.1)，这不等于说两者完全没有区别。否定动词时“不”比“没”更常用，否认名词时“没”比“不”更常用，上面说过，“不”否定名词起初是临时的修饰用法。名动区别还是有的，只是在汉语里并不那么重要而已。

4. 性质否定与“不 X”的形容词化

我们考察“不 X”复合词发现，不管 X 是名词、动词还是形容词，“不 X”都呈现出一种形容词化的倾向，这也说明“不”的否定是一种性质否定，因为形容词是与性质义最为契合的词类。

4.1 “不+N”的形容词化

“不”可以加在名词或名词性词素前面，构成形容词，《现代汉语词典》(第 6 版)有例如下：

【不法】bùfǎ [形] 属性词。违反法律的：~行为|~分子。

【不轨】bùguǐ [形] 指违反法纪或搞叛乱活动：~之徒|行为~|图谋~。

【不名誉】bùmíngyù [形] 对名誉有损害；不体面：一时糊涂，做下~的蠢事。

【不人道】bùréndào [形] 不合乎人道。

不仅如此，“不”与双音节名词组合还经常会发生“逆派生”现象(赵元任，1979: 113)。如“规则、景气、人道、道德、科学”等本来是名词，和“不”组合后，“不+名词”构成形容词，在像“不漂亮”这样的“不+形容词”的常规搭配影响下，“规则、景气、人道、道德、科学”逐渐有了形容词的用法。而“不”之所以能够参与从名词到形容词的逆派生过程，正是因为“不”是一种性质否定。

4.2 “不+V”的形容词化

“不”与动词组合同样有形容词化的倾向,《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有下面的例子:

【不测】bùcè ① [形] 属性词。不可测度的;不可预料的:天有~风云。……

【不成文】bùchéngwén [形] 属性词。没有用文字固定下来的:~的规矩|多年的老传统~地沿袭了下来。

【不要脸】bùyàoliǎn [形] 不知羞耻(骂人的话)。

而且,双音节动词与“不”组合同样有变为形容词的逆派生现象,例如:

【入流】rùliú [动] ① 封建王朝把官员分成九品(九个等级),九品以外的官员进入九品以内叫入流。② 泛指进入某个等级:他演技拙劣,是个不~的演员。

如果形容词的判断标准是能受“很/不”修饰且受“很/不”修饰时不能带宾语(郭锐,2002:192),那么“入流”已经可以视为一个形容词,形容人“思想、言谈等不着边际,档次低下”(百度百科)。而“不”之所以能参与这一逆派生过程,同样是因为它是一种对性质的否定。

4.3 “不+A”意义的抽象化

有时候“不”否定形容词还有使意义变得更为抽象的功能。突出的两个例子是“不得了”和“不像话”。“不得了”本来表示“情况很严重”,“不像话”本来表示“(言语行动)不合乎道理或情理”,如:

(23) 老板劝他不要乱说,让警察听到可不得了。(苗月《心归何处》)

(24) 这会儿不愁吃不愁用的,再要像过去那样,破破烂烂的,就太不像话啦。(黄钟《王主任赴宴》)

但它们都发展出了表示“程度深”的意义,如:

(25) 他好像遭了天雷轰顶,伤心得不得了。(万关源《爸爸真笨》)

(26) 这地方也真是,连架起重机都没有,一抱粗的大木,用人抬,笨得不像话。(李秋祥《雨中》)

表示程度是一种性质质的抽象化,这种抽象化也是与“不”表示性质否定相联系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不”与名词、动词组合有形容词化的倾向,而且可以与双音节名词、动词经过逆派生产生形容词,与形容词组合可以产生更抽象的意义。从词类演化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名词向动词、形容词虚化的过程(沈家煊,2013),而“不”之所以能参与这种变化,是与它表示“性质”否定分不开的,“不”与形容词的语义属性更相容。

5. 主观否定和客观否定

从语用上讲,“不”否定判断而“没”否定叙述,从语义上讲,“不”否定性质而“没”否定存现,这可以进一步概括为“不”作主观否定、“没”作客观否定,“不”和“没”根本上是主观和客观的区别(参看吕叔湘,1980:363;马真,2004:108)。

试比较:

(27) a. 太阳没绕地球转。

b. 太阳不绕地球转。

如果伽利略当年通过实验和观察,对他的发现进行客观叙述,可以说“太阳没绕地球转”,而如果是伽利略批驳别人的成见和定性,发表自己的主观看法,则要说“太阳不绕地球转”。由此不难看出“不”与“没”的主客观之别。

以往研究常常用“已然”和“未然”来说明“不”和“没”的差异,但是侯瑞芬(2015)发现,“不期而遇”“不谋而合”“不请自来”等结构中“不”要理解为“没有”,而且“不想、不料、不意”等复合词也都解释为“没想到”。“不”和“没”之间“未然”与“已然”的区分在这里失去了作用。侯文把“不”代替“没”表示已然否定的条件归纳为:(a)“不”连接两个事件;(b)这两个事件呈现一种与常理或说话人预期相悖的关系。而“‘不’之所以能在这种语境中代替‘没有’就是因为‘不’可以表达‘主观意愿’这一特点。与‘没有’的‘客观叙述’相比,‘不’由于自身所带有的‘主观意愿’而更适合用于这种因结果与预期相悖而产生意外的语境中,因为它可以表明一种态度,呈现说话人的立场。”

其实,不只是在固定结构中“不”可以表示“已然”否定,一般表达也是如此,例如:

(28) a. 他昨天没来开会。

b. ?他昨天不来开会。

c. 他昨天怎么没来开会?

d. 他昨天怎么不来开会?

当表示已然否定时,用“没”是很自然的,但当我们要传达责备等主观态度时,“不”就可以代替“没”用于已然否定。即便是“他现在没在家”和“他现在不在家”这对句子,意思基本相同,但还是有差别,用“不”否定可以用来反驳对方的看法,用“没”没有反驳的意味。“反驳”也就是前面 3.2 所说的“否认”(denial),不认同,主观性强。确切地说,“他现在不在家”的意思是包含而不是等于“他现在没在家”,当你否认“他现在在家”的时候也就否定了“他现在在家”。因此,对汉语来说,已然否定和未然否定的区分不重要,主观否定还是客观否定的区分才重要。

5.1 对是非问句的回答

对是非问句的回答,“不”和“没”也有不同的表现,“不”是对态度的否定,是主观否定,而“没”是对事实的否定,是客观否定。

赵元任(Chao, 1955, 1959)谈到汉语和印欧语在答问逻辑上的差异,指出印欧语的逻辑靠“肯定和否定”来运作,而汉语的逻辑是用“同意不同意”的方式来表述。例如:

(29) A: 咱们没有香蕉吗?

B: 是,咱们没有香蕉。

英语: No, we have no bananas.

(30) A: 你一点没教养吗?

B: 不,我有教养。

英语: Yes, I am a gentleman.

汉语“是”和“不”分别表示同意和不同意,英语 Yes 和 No 分别表示肯定和否定。陆俭明(2003)对汉语的情形有类似的表述,刘丹青(2008: 26-27)则从类型学的角度将是非问的应答分为“答句定位型”和“问答关系型”,英语是答句定位型,而汉语是问答关系型。沈家煊(2014a)进一步将汉语和英语这一重要差异归结为,英语是一种“语法型”语言,因为肯定否定是语法范畴和语法手段,而汉语是一种“语用型”语言,因为同意不同意是语用范畴和语用手段。现在我们从主观客观这个角度,可以说英语的应答方式是“客观型”的,而汉语的应答方式是“主观型”的,因为汉语“是”和“不”是说话人表明对对方问题的一种主观态度,即“认同不认同”,而不是仅仅对客观事实的确认。由此也可见,“不”是一种主观否定(即“否认”),与“不”相对的“没”则是针对事实进行否定,上面两个是非问,只有对头一问可以用“没”回答。

(31) A: 咱们没有香蕉吗?

B: 没,咱们没有香蕉。

(32) A: 你一点没教养吗?

B: *没,我有教养。

5.2 作为其他句式的应答语

除了用作是非问句的应答,“不”和“没”也可以用来对其他句式做出应答,同样,“不”标示的是说话人与听话人在认识或态度上的不一致,而“没”则主要是指出客观事实与对方认识的不一致。

(33) 起明: 什么? 你想让宁宁和那个大卫一块过吗?

郭燕: 不,是跟我一起住。(曹桂林《北京人在纽约》)

这里宁宁是郭燕与前夫起明的孩子,郭燕与大卫再婚后希望宁宁跟自己生活在一起,事实上也必然是跟大卫生活在一起,但当起明问“你想让宁宁和那个大卫一块过吗?”的时候,郭燕用“不”应答,显然是对起明认识的否定而非对“宁宁和大卫一块儿过”这一事实的否定。

(34) 和平: 那总得有个名分呐……你是不是……瞅不上你大哥?

燕红: 没有,我……嫂子你不带这样儿的,我……人家不好意思嘛!(梁左《我爱我家》)

这里和平希望自己去去世后燕红能和大哥志新结婚,代替自己照顾家里,但她担心燕红“瞅不上”志新,面对这种询问,燕红用“没有”否定事实更为恰当。

正是有这种区别,所以对祈使句的应答用“不”,如:

(35) 传武说:“一块儿吃吧。”刘根儿说:“不,我回去吃。”(高满堂《闯关东》)

而“没有”可以用于对“赞美”和“抱歉”的应答,如:

(36) 高希希: 我觉得作为陈建斌老师来说,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问题,因为这是角色需要,其实是最重要